

熱帶雨林政治學（一）

陳玉峯

～沒有平頭式的林冠，而是存有兩個或多或少清楚的上層，但他們之間並不毗連，因而整體給人的感覺很不均勻，或參差不齊。任何兩株大樹之間，殆被一至多株較矮的喬木所分隔，這些較矮的樹木並非生長其下，也不會被高層的陰影所過度遮蔽。低樹的林冠幾乎都被木質藤本覆蓋與綁縛，而這些木藤並不總是攀附到最高層次的樹上……

除了尋常最上層的林冠種之外，罕見有高聳的樹，但有兩種卓越的喬木，他們的樹冠是如此的超脫不凡，因而在所有高層樹中顯得特別亮麗……。這些稀少且獨特高樹的頻度，可能每平方公里少於一株，因而幾乎難歸屬於最高層，也不構成一個獨立層……～

Davis and Richards (1933; 1934)

1930 年代，歐美的植物生態學家，在赤道地區研究陌生的熱帶雨林，其中，戴維斯與理查（Davis and Richards）發展出剖面圖的繪製。他們用繩索圍出長方形樣帶，長寬各為 200 及 25 英尺，清除特定高度以下的小樹、草本，接著伐倒一株株喬木，鑑定、測量各類數據，從而劃出剖面圖。他們如此大費周章，目的只為明確掌握雨林的空間結構與分層，因為他們根深蒂固的觀念認為，一個植物群落好比人類社會，所有成員可以劃分成若干特定階層。某個階層的成員，在社會中扮演著相似的角色或功能，而且，對其他階層的成員也處於相似的關係；社會階層決定其在社會中的相對重要性，各階層動態組合且形成社會的主結構，解析這些階層正是研究、瞭解社會的切入面。

所謂典型的熱帶雨林指的是，赤道地區或熱帶潮濕、沒有明顯乾季的氣候下，以終年生長的木本植物佔絕對優勢的常綠闊葉林，這些樹木全球估計約有 6 萬種，他們建構出世界上最高大、最複雜、生命最高多

樣性、最富內在秩序又狀似最混亂的生物群落；他們很可能是最古老的森林原型，坐擁我們這座星球生命最合宜滋長的最大福地，更是整個地球所能發展出的終極生態系，照理說，生態學的研究最宜由此出發，再朝向各種不等程度的惡劣環境延展，如此所建立的理論與應用，比較不會有偏見與偏差。

然而，現代科學由溫帶地區所開展，因為溫帶所孕育的生界，深富表面秩序與規律，容易產生不很完整或走偏鋒的理性主義，但如數理理論的基盤，仍然由熱帶所提供，例如阿拉伯數字及零的發明。古老的印歐民族分兩大支走上不同的文化發展路徑，朝歐洲展開的是為溫帶亞里斯多德的邏輯；朝南亞一端綻放的，成為印度人豐沛的文化基因庫，包括阿拉伯數字以及偉大的零的觀念，甚至於衍生人類思想史上最抽象概念之一的「空」，遑論困思邏輯與佛教思想等等。

我不可能在此談述何其龐大、複雜的東西方文明史、哲學史，只是得附帶點出，文化由自然所衍生，但現今盛行全球的文明與文化殆由溫帶所主導，生態研究不過是小小一分支，而且是附屬於西方資本主義、科技霸權詮釋世界的一小部分，熱帶生態學更是最晚近才著手的區塊之一，無可避免的，它也是帶著文化偏見來進行的智能活動。而「熱帶雨林（tropische Regenwald；tropical rain forest）」一辭，是史欽伯

（A.F.W.Schimper）於 1898 年所新創，1903 年被翻譯成英文今辭；50 多年之後，理查（P.W.Richard；1952 年）出版了一本《熱帶雨林：生態探討》書，大致集結 1950 年代之前，植物地理學、植物分類暨生態學等，對熱帶雨林作森林形態、與環境之關係、植物社會演替現象的總描述，它相當於現代熱帶生態學《舊約》的地位，也流露溫帶思惟面對嶄新、複雜、「爆炸型」生命現象的若干省思，我在 30 年前對它著迷不已，因為當時我正處於研習恆春半島，台灣最複雜林相的瘋狂、浪漫期，理查依據切身體驗的野地描述，生花妙筆有若叢林抒情小說，恰好切中我初識自然的奧妙，它實證但不失情感流露的筆鋒，不時散發古典優雅的風格，雖然依據現代決定論科學主義的觀點視之，許多敘述近乎「很不科學」，但的確正是我們行走林間、靜體天心的細膩鉤勒。

經過 30 年的台灣經驗，2009 年 2 月，我終於進行了赤道之旅，且在雨林氛圍籠罩下，首度歷身熱帶天府之國，一些台灣直覺也被喚醒，於是回台後我重新展讀老書，找出一些段落來呼應我在雨林中的感受。

回台前一天，於蘇門答臘棉蘭市記者會上，我向印尼菩提心曼茶羅基金會成員及十餘位當地傳媒人士，提出我對蘇北省首勘之後的十項想法或建言，其中第七項提及印尼天然林的價值部分，我預言今後世界「無論科學、文學、藝術、哲學、政治、經濟、制度等等面向的突破與創新，必將源自熱帶雨林、天然林進一步的探究所啟發」，本文即針對熱帶雨林給我的當下衝擊，關於政治制度方面的思考之一。

前述，溫帶西方以其人本中心觀，將植物群落視同人類社會的階層分化，且以森林的空間配置視同結構分層，從而對森林成分進行特徵解析與合成詮釋，就哲學與科學理論或邏輯角度檢視，充其量是偏向文學化的比喻、類比，談不上有任何原理基礎，甚至有些唯心論或神秘主義的傾向，但從其比喻式的假設出發，卻進行實證手段的資料論述，事實上現今熱帶生態學的制式研究，大致亦可在理查的古典成果中找到源頭。因此，我也不擬遵循科學主義者的八股，直接以比喻方式，反思溫帶思惟。

事實上理查等古典（植被）生態研究的比喻並不徹底，更且，他們只以人本觀念套在植物社會之上，卻沒從植物社會反向思考人文社會，畢竟該書只是純粹植物學的著作。以下，僅就熱帶雨林可提供未來政治制度改革的面向申述之。

戴維斯與理查繪製英屬圭亞那的熱帶雨林樣帶剖面的主要目的，是為了明白顯示熱帶雨林通常擁有三個樹木的分層，這三大「階級」的特性與功能，掌握該生態系的整體運作。他們辛苦地測量、繪圖之外，還爬上離地 110 英尺（33.6 公尺）的大樹上，觀察、描述、檢驗他們認為的分層，本文破題引用的兩段話，就是他們在半空中的心得。

這兩段話正是我想援用來註解 21 世紀政治制度上可能的突破。

所謂政治，無可避免地即資源、能源、權力或一切同義辭所代表的內涵的分配問題，現今襲捲全球的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是一體兩面的同

一件事。而我認為 21 世紀的民主制度必將瓦解，但它不是亡於過往或歷史上所謂的極權、法西斯、獨裁寡頭政治或共產主義，而是亡於民主制度及資本主義本身，而台灣就是一個有趣的實例，全球太多被所謂次貸風暴或金融海嘯所波及的國家皆然。要引到我想談及的熱帶雨林所啟發的新政治生態或制度面向，則必須針對現今資本帝國民主制度的問題談起。為避免冗長引證談述，在此僅就化約摘要方式，作條列鉤勒。

一、現今所謂民主制度、自由主義、資本主義、帝國主義、科技主義等等，本質上、歷史發展上是同一個東西，他們共同創造了 19 及 20 世紀的普世價值，他們將人性中放縱、貪婪面大解放，也製造這代人最大的盲點，誤以為所謂「更大的民主」可以解決民主的缺陷，這從 2008 年迄今由美國引爆的金融海嘯對全球及美國本身的傷害，全世界卻未見有力且深沈反思的聲音，可瞭解整個現象的病入膏肓；而台灣數十年「拚經濟」的神話，卻也從未有人揭竿大反，可見無可救藥的程度如何！

二、理想化的自由、民主制度殆已完成其對世界的卓越貢獻，它在往後對全球生界所能解決的問題，遠不及它所製造的對地球資源的耗竭、毀滅暨無窮的新問題；其對人類追求公平、正義，以及社會改革效能，亦已瀕臨極限而無法突破；它是有史以來最專制的民主、最虛假的自由、最自圓其說而甚難找出破綻卻又違反自然與事實的妄相、最莊嚴正點的迷幻藥；它讓全世界大多數人無力改革、全面沈淪、智能喪失而無法反省；它是一盞標準的電桿路燈，正下方最黑暗，遠遠看則充滿光明與希望。羅素揶揄得好：「……民主政治至少有一點可取，即一個國會議員（或總統）不可能比他的選民更愚蠢，因為如果他太愚蠢，選民再選他豈不更愚蠢？」現今台灣或世界各國的選舉不正如此？而民主帝國保障資本媒體抹殺人類絕大部分的真實與事實，假自由的言論自由遠比迷幻藥更加惡毒。

1948 年 12 月 10 日，聯合國大會核准且公告了由艾蓮娜·羅斯福（總統）夫人所領導的《世界人權宣言》，宣言第一條：我們都有自由

且都平等；第二條：不要有差別待遇；……；第十一條：直到被證明有罪之前，都是清白的；……；到第三十條：沒有任何人可以從我們身上剝奪這些權利及自由。該等宣言條文有些太瑣碎或帶有文化偏見，或時代囿限，或參差不齊於主從關係或附屬等等，乃至後來又有更細緻或宏觀的人權呼籲，例如免於恐懼的自由、環境權的要求等等，無論如何，該宣言的確揭櫫了多數的基本人權，然而，61年過去了，就世界現況、實況，平實、真實論之，如何？我們無法否定平均而言是進步了，是有長足的進展，但是，不要忘了邪惡的能力暨其技巧運作，一樣在精巧地進步著，只不過人類言語、文字甚至思考的進展跟不上這些複雜的變遷，而無能充分指稱其中的弔詭與蛻變。我只想直接指控民主帝國等，帶來更高明的騙術，若以地球整體生界及未來考量，不得不宣稱無從證明或比較世界有何進步之可言。最簡單的事實是，該等宣言違反事實及自然真實，它是好萊塢式的夢幻宣言，但我仍然肯定它的過往價值，不過，未來需要現今尚未存在的善、道德新典範、智慧或新智能，乃至於新宗教、新價值觀，遑論新制度。

三、就相對技術性、手段、方法等而言，政黨多元、選舉遊戲規則、傳媒包裝或造假、異營（heterotrophic）本質的政客生產暨政客產生新問題、官僚制度等林林總總的花樣，在本質無法更新的窘境下，人民逐漸對政治、社會公共議題冷漠，產生自我放逐、放棄於社會責任，形成新時代遊民，聽任資本帝國、官僚集團玩弄於手掌間，或可謂「民主虛無主義暨現象」，試問現今所謂傳媒，除了休閒遊樂、情色感官最廉價的偷窺之外，所有政論、社會「大事」不已呈現一灘死水而無人在乎？！對選舉失望、絕望的人越來越多，且此一民主機制愈玩則智能愈低級，淪為媚俗與詐騙的活動中心。必然的，投票率愈來愈低，且愈低投票率也透露整體社會智能每況愈下，民主無能症暨其併發症四起。

人類集團的維持或統治史，大抵是由神權、君權到民權的發展，如今則由資本權、科技權在統治，因而民主制度找不到「敵人」與「問

題」來克服、解決。選舉、投票等形式民主解決不了民主問題，人類得靠新道德律、自然律來創造新的世界秩序。以下，依據熱帶雨林的結構分化簡單鉤勒之。

單一領導中心的時代已經過去（沒有平頭式的林冠），未來世界或人類國家、社會存有多元領導（兩個或以上或多或少清楚的上層），多元領導者之間並不作形式上的結合，而是各司其職。所謂多元領導可以是政治的、宗教的、環保的、保育的、在地社區型的、平權的、勞工的、藝術的、任何社運的……，他們是自然形成的，依其追隨者而形成的團體，而由現狀、現實衡量，最宜由全球各大宗教大融合之後，修改而出。

這些德高望重的精神領袖，並不以威權或操控的方式指揮下層，而是其下階層自發產生的歸依（任何兩大樹之間，殆被一至多株較矮的喬木所分隔；矮樹並非生長其下，也不會被高層的陰影所過度遮蔽），但各行領導階層皆有共同理念及道德律奉行（低樹林冠幾乎被木質藤本覆蓋與綁縛），而終極多元的領導者則超越這些理念及道德，他們奉行更高超的自然律（木藤並不總是攀附到最高層次），他們奉行第二階層的共同理念及道德律，且尚能更有更深邃的哲理、智慧及行徑而脫穎而出。

最高領導層之間還有難以歸屬的，最卓越的精神盟主，他們不形成某特定階層，也不歸屬於特定社群，他們是人類及生界的最高導師，無國界、不分人種，民族、國族主義的內涵已消失，代之以地球自然律。

凡此運動即由現今世界各地的民間組織開始，且跨界、跨國結盟，用以顛覆現行國家機器。此等演變，乃至地球終極新制度、新穩定的局面，可能需要 200~300 年，此間，很可能世界各國及世人多世代，將遭遇甚多劫難與困頓。

而所謂地球自然律、精神盟主、歸依、共同理念、道德律等，以及明確結構、運動程序或方法論等龐多面向，甚為複雜，在此僅僅先描述大方向。我相信現世所謂的民族主義、國家機器、民主制度、資本主義、帝國主義等等，都是多樣相的人類妄相，一切必將流變，而地球上的終極生態系的熱帶雨林，其內在的文化內涵必將是演變的歸途之一。